



長短經卷第七

懼誠

懼誠第二十

時宜

權議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議曰昔堯稱吾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吾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禪于舜今周公不以天下為務而自取其讓名非為聖達節者也故孔子

非之董生^子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古語曰窮鼠嚙狸匹夫奔萬乘故黃石公曰君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孫卿曰能除患則為福不能則為賊孫卿子曰昔者天子初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不能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則事優或先患慮患謂之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因：則禍不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此誠之至也何以

明之昔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憂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賢惠人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灾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兵而勝無衡機而攻無渠壑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者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

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議曰沛公之起也虎
嘯豐谷飲馬秦川財寶無所收婦女無所取降城則以
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土而已無私焉所私者私於天
下也故老子曰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是知無取人是
乃大取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
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
微哉鷙鳥將擊卑身翕翼猛獸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
動必有愚色唯文唯德誰為之武弗現弗視安知其極
今彼殷商衆口相惑吾現其野草茅勝穀吾現其群衆

曲勝直吾現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不覺此亡
國之則也文王曰善賈子曰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
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殺其上天
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為天下開利除
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于天下而傳于後也世太公曰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
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利能與
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
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

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
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
在天下歸之也楚恭王薨子靈王即位群公子因群喪
職之族殺靈王而立子干立未立未定弟弃疾又殺子
干而自立弃疾平王也五人皆恭王子也初子干之入
也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
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
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也有人而無主
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

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
既備當以德成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
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
而動可謂無謀子干時楚未有大釁也為羈終世可
謂無人終身羈客在晉楚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
自亡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殺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
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成既
死棄疾并領陳事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

無怨心先神命之國人信之芊姓有乱必季實立楚之
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也有民二也人信之也命德三
也無竒^苛慝也罷貴四也貴妃子也居常五也弃疾季也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罷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
矣父既沒矣民無懷焉非令德也國無與焉無內主也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也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罷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奔莒衛有甯氏之助有

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也從善如流下善齊
肅齊嚴肅敬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求善
不厭以是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罷于獻公好學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
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者也有先大夫子餘
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犇賈佗^佗以為
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
饗之秦伯納之有欒却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却穀狐
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弥篤惠懷弃民從而與之獻

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
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恭有寵子國有與主
謂棄疾也子干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不送歸楚
楚不逆何以異國子干果不終卒立弃疾如叔向言初
楚共恭王無寵家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
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于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于太室之庭
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
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墜紐平王即棄疾也

魯昭公薨于乾侯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
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
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也地有
五行謂有五也骸有左右謂有四也各有妃耦謂陪貳
也王有公諸侯有卿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
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縱其失季氏世修
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
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

夏商也在易封雷乘乾曰大壯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
上故雷乘乾也曰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
乾上君臣易位猶人臣強壯若天上有雷也政在季氏
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與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議曰劉向稱人
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矣莫不欲存然而常亡矣御臣
之策也術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
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
朝柄終復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

甯殖出其君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
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皆陰勝而陽行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常縱溢
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取下蔽上以
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右秩已上
至諸史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臣
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由是現
之書稱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
祿之去公室政逮於大夫亡之兆也信哉是言也孔子

在衛聞齊田常將欲為亂專齊國有無君之心而悼鮑
晏鮑氏晏氏齊之世卿大夫因移其兵以伐魯初田常
相齊選國中女長七尺者三百人以為後宮賓客舍人
出入不禁田常後有七十餘男因此以盜齊國也孔子
會諸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不忍觀其受敵將欲屈節于
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
說曰常曰今子欲取功于魯實難若移兵于吳則可也
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地狹以泄其愚君而不仁大
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夫吳

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
子之所難天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
也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
內矣吾聞之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也今君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晏等帥師若破則
國益尊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驕主
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
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之位危

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而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
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立立制齊者唯君也
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子綏
師吾請救于吳令救魯而伐齊子以兵迎之田常許諾
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
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
其為患之甚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
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
者不疑也吳王曰善然吾寔困越王今苦身養士有

報吳之心子待吾先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
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
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而畏強齊伐小越非勇也勇者
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以立其
義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相率
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或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
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召從諸侯以伐也吳王悅乃使
子貢之越王郊迎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也大
夫何足儼然辱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

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吾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
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吳
王為人猛暴群臣弗堪國家疲于數戰士卒不忍百姓
怨上大臣內交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
安其私此王報吳之時也誠能發卒佐之以激其志而
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敗齊必矣此聖人之
所謂屈節以期遠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若勝必兵
以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也其銳兵

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乘其弊滅吳必矣越王許諾
乃使大夫種以三千人助吳遂伐齊于郿陵果以兵
臨晉過于黃池越王襲吳之國遂滅吳孔子曰夫其亂
齊存魯吾之始願也若乃強晉以疲吳使吳亡而越伯
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秦始皇帝遊會稽至沙丘
疾甚始皇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未授使者始皇崩
時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使監兵上即蒙恬為將
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丞相李斯以為上
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群臣莫知也趙高因留所賜

扶藪壘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
賜長子書長子至即位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
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聞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既捐
命不封諸子何可言也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推存
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于
人制人与見制于人豈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廢兄而
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
謏強困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高曰臣
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謂不忠衛君殺其父而

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議曰亂臣賊子自古
有之生而楚言可為痛哭者胡亥是也夫大行不細謹
大德不辭讓卿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
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
後有成功願子遂之也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豈
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言贏糧躍
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
賜長子書與喪俱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
有知者事將何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耶高曰君自料

才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
 怨于天下孰與蒙恬長子奮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
 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
 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利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
 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
 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却和長子剛毅而武信勇人而
 奮奮事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
 于鄉里明矣高受詔習胡亥學法仁慈篤厚輕財重士
 秦之諸子皆莫及也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

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
 也豈可道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
 危君其勿復言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
 見末而知本規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
 天下之權懸命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
 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風搖者
 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殘賊親
 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由猶

人哉安足與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
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松喬
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善
者因敗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涕太息曰既
已不能死安託命哉乃聽高立胡亥改賜璽書殺扶蘇
蒙恬初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欲西入秦辭于荀卿
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爭時遊者主事今秦^帝王欲吞
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驚之時而談遊者之秋也故
斯將西說秦王至秦為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

即說秦王陰遣謀士賫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皆
厚給遺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遂吞天下
皆斯之謀秦二世末陳涉起斬兵至陳張耳陳餘說涉
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
其豪傑願請竒兵略趙地于是陳王許之與卒三千從
白馬渡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郡縣說其豪傑曰
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後南有五嶺之
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
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今陳王奮臂為天下

唱始莫不響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即殺
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
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傑也夫因天下之
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
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下趙十餘城議曰班固
云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仁數十年然
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稷禹^高歷十餘世然後放殺秦起
襄公稍蠶食六國至于始皇乃并天下秦既稱帝患周
之敗以為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權于是削去五等隳城銷

小計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權以為萬世
安然十餘年間強敵橫發平不虞謫戍強于五伯閭閻
逼于戎狄響應^瘡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向秦之禁遠
所以資豪傑自速其斃也由是現之夫豪傑之資在^于虐
政矣韓信既平齊為齊王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
齊王使三分天下信不聽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
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常受相
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
喜在于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信曰

先生相寡人如何對曰願請問信曰左右遠蒯通曰相君之而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皆貴乃不可言皆畔則大貴也韓信曰何謀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俊雄豪傑建号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烟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肉流離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于彭城轉鬪逐北至于滎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狀兵困于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

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于險塞而糧食竭于內藏百姓罷極怨望容無所依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胆効愚計恐足下不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起而響應矣孰敢

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
 于齊國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
 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齊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吾
 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
 車者載人之患衣人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
 事吾豈可以嚮利背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
 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
 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

怨常山王奉項嬰頭鼠竄歸于漢王漢王借兵東下殺
 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
 天下至歡狀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于多欲人心難測
 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與漢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
 相與也而事多大于張廩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
 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伯句踐立功成
 名而身死亡諺曰野獸盡而獵狗烹敵國破而謀臣亡
 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忠臣言之
 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現矣願足

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
賞臣請言大王功略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引兵下井
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權楚人之兵二十萬東
殺龍且西嚮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
者也今足下載振主之威扶不賞之功以歸楚之人不
信歸漢之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
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
先生且休矣我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
之候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

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
廝養之後者失萬乘之權守檐石之祿者一擔一斛之
餘也闕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候也審
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敢行者百
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躅
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沉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夫功
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不再來願足下
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替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王終不

奪吾齊遂謝蒯生蒯生曰夫迫于苛細者不可與圖大
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為巫
議曰昔齊崔杼弑莊公晏子不死名難曰君人者豈以陵
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
其親暱誰敢任之孟子謂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
寇讐維云君天也天不可逃然臣緣君思以為等差自古
狀矣韓信以漢王遇厚而不背其德誠足憐耳吳王濞

以子故不朝孝文帝時吳太子入朝侍皇太子飲博爭
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投吳太子殺之及削地書至於
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誥田烏反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
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歡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于姦雄飾于邪臣好小善聽
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
日以益甚語有之曰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
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
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

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直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
此之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
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
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修理循棄軀以除患害於
天下抑亦可乎王矍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勿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熒惑天子侵
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意
極矣彗星夕出蝗虫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
所起也故吳王內欲以晁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徬徬

天下所鄉音向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
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帥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
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
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七國皆反兵敗伏誅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
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西向諸侯
大盛而晁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
卒以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淮南王安怨望厲王死厲
王長淮南王安父也長謀反檻車遷蜀至雍死上憐之

封其三子以安為淮南王也欲謀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後其為謀益甚與左吳等日夜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召伍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復安得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于姑蘇之臺臣今亦見宮中生荆棘霧露霑衣也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于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化者也故海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于糲糠女子績紡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露兵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殪屍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故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異物及延年益壽之藥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女也與百工之事即得矣秦皇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于是

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
 攻百越尉他知十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
 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于
 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容謂高皇帝曰
 可時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
 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唱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
 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百姓願之
 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皇
 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規近世之

吳楚乎夫吳王賜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
 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銅以為錢東煮海以為鹽上取
 江陵木為船國富人眾舉兵而西破于大梁敗于狐父
 奔走而東至于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
 以吳楚之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
 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
 倍于秦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
 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
 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

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于東宮也王時所居于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眶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後復問伍被曰漢庭治亂被曰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綱紀未有所缺南越賓服羗棘人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楊塞名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不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欲舉事臣見其將

有禍而無福也王怒被謝死罪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眾起于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于戲許直反而兵百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鐵鑿棘矜也鐵大鑣謂之鐵鐵五哀反或是鐵矜音其中反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秦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音旁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教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扣心而怨上故陳勝一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

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
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
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喻之
被以為過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傲倖耶被曰被有愚計
王曰奈何被曰今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
必以寔其地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使
及有劓罪耐以上輕罪不至於斃完免其耐耐故曰耐又曰
律為司寇為鬼薪白粲而犹任也赦令除家產五十萬
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

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諸侯太子幸臣
案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曰徒官也如
此則民怨諸侯惧即使辨武人名隨而說之倘可傲倖
十得一乎王曰此可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發淮南兵使人即刺殺大將
軍青而說丞相以下如發蒙耳又欲令夜求盜衣持羽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未得發會事
泄誅武帝時趙人徐樂上書言世務曰臣聞天下之患
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

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無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
 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魯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狀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風從此其故何也
 由其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此
 三者陳涉所以為資也是謂之士崩故曰天下之患在
 于土崩何謂瓦解曰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
 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禁內財
 足以勸其士民狀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于中
 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于匹夫而兵弱于陳涉也當

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
 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是規之天下誠有土崩之
 勢雖有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
 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
 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放踵而身已禽矣吳楚齊趙是
 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明要也賢主
 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閩東五穀數不登推數循
 治而現之則又且有不妥其處者矣不妥故易動易動
 者土崩之隣也願修之廟堂之上銷未形之患也後漢

靈帝以皇甫嵩為將軍討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
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閻忠干來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机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机
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馱之机而踐運不撫臨
机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
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動如神
謀不再計權強易於折枯消堅甚于湯雪旬月之間神
兵電掃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名震本朝風声馳海
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自建不賞之功體

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
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狀議曰計有之親母為其
子子於禿出血見者以為愛子之至使在于繼母則過者
以為快也誤事之情一矣所以從規者異耳當今政理衰
缺王室多故將軍處繼母之位扶震主之威雖懷至忠
恐人心自交竊為將軍危之且吾聞之勢得容姦伯夷
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今權兵百萬勢得為非握容
姦之權居可疑之地雖竭忠信其能諭乎此田單解裘
所以見忌也願將軍慮之閻生合將此類以破其志便

引韓信喻之實不解心不忘忠之意談說之机漏于此
矣昔韓信不忍一食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
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机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于劉
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揮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
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
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于前大軍響振于
後蹈沓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群怨之積雖童
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
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

帝示以天下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于將興推亡
漢于已墜實神机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之木
不雕衰世之朝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彫朽敗之木是
猶逆坂走丸迎流縱擢豈云易哉且今官監群居同惡
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
功諛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
施于有常之勢創國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豈非
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民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
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

雖云多諛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
不敢聞議曰夫明闇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智士不
為勇將謀勇夫不為怯將死自古然矣故傳曰忠為令
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
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者謀所以伊勢去夏城焚如德飛廉死紂
而委忠危朝晏安昏寵忠不足以救世而死不足以成
義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闇忠又合以此意說也忠知說
不用因亡去董卓擅朝政微皇甫嵩嵩梁衍說令討卓又
陶謙等共推朱雋為太史不使受李儼儼二人皆不從

范曄評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賑倉卒之時
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授袂之机翟義鞠旋
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捨格天下之大業蹈匹
婦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
智勇之不終甚乎議曰楚白公勝殺子西劫惠王葉公
聞白公為亂率國人攻白公白公敗亡也王莽時寇盜
群發莽遣將軍廉丹伐山東丹辟馮衍為掾與俱至定
陶莽追詔丹曰將軍受國重任不能捐身中野無以報
思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之

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
于有成不問所由論于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
而使其君取飲稱于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
位美于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于
衆意寧國存身賢者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則通
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為
之破軍殘衆無補于主身死之日負義於世智者不為
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代相韓椎秦
始皇于博浪之中勇冠乎青齊名高于太山將軍之先

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儻不附今海內潰亂民懷漢德
甚于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民所歌
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討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
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
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
則福祿流于無窮功烈著于不滅何為覆于中原身膏
于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
因敗而為功願將軍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
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于未形智者慮于未萌况

其昭晰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禍發于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必負非于世有獨見之慮必見贖于民故信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再來公勿再計丹不聽進及無益與赤眉戰死時汝南郟^鄆憚仰現天象而謂友人曰今鎮歲熒惑並無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以此說丹：並不用其言也衍乃亡命河東議曰昔蒯通說韓信閻忠說皇有^甫嵩馮衍說廉丹此三人皆

不從甘就危亡何也對曰范曄曰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由此規之夫人情樂則思安苦則圖變必然之勢也今三子或南面稱孤或位極將相但圖自安之術無慮非常之功不知勢疑則羣生力侷則亂起勢已疑矣弗能辭勢以去嫌力以侷矣弗能損力以招福遲迴猶豫至於危亡其禍在于矜全反貽其敗者也語曰心死則生幸生則死數公可謂幸生也來歙說隗囂遣子入侍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

願專心內事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
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大王幾無所措今南子陽北有
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萬數而破牽儒生之說棄萬乘之
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
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
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
關此萬代一時也若計不及此宜蓄糗糧養士馬據隘
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
伯要之魚不可脫於泉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囂狀

元計雖已遣子入質猶負於險阨欲專制方面遂背漢
賈復曰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
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
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
而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魏太祖與呂布
戰於濮陽不利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使太祖家居鄴
太祖將許之程昱見曰竊聞將軍欲遣家居鄴與袁紹
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殆將軍臨事而懼
不狀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

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
之威可為韓彭之事耶豈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
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之臣今將軍
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
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賓為將軍恥之今兗州雖殘有
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若與文若豈等收而用之伯
王之業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議曰陳壽稱先
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也机權
幹略不逮魏武狀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

必不容已非唯覓利且以避害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
無二蛟由此規之若位同權均必不容已有自來矣曹
公欲遣家居鄴與袁紹連和惑之甚也袁紹為盟主有
驕色陳晉太守張邈正義責之紹令曹操殺邈操不聽
邈心不自安及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
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
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于人亦鄙
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君迎之
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

一時也邈從之而反曹公議曰曹公與邈甚相善狀邈
包藏禍心者迫于事也故每隨古今所由改趨因緣侵
辱或起瑕釁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異盧
綰嫌畏於己却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由此觀之
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或心恣意危或威名振主
因成大業自古然之矣鍾會鄧艾既破蜀之主降會搆
艾之檻車徵會陰懷異圖厚待蜀將姜維等維見而知
其心謂可搆成擾亂徐圖克伏也乃詭說之曰聞君自
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為之今復定蜀威

德震在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
不背漢于擾攘而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于五
湖卒伏劍而妄死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
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跡全功保身
登峨眉之巔巔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
為全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
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自称益州牧以叛欲
授維兵五萬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姜維張華
外鎮當徵為尚書馮紇疾之侍帝從容論魏故事因曰

臣嘗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耶統曰臣
以為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
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罷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
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異下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乎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獎誘大過嘉其謀猷
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朝
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札抑之
以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
也世祖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愚臣之言思堅冰之

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敗世祖曰當今豈有如會乎
統曰陛下謀謨之臣惣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思耳
世祖默然俄而徵華免官也晉懷帝時遼東太守龐本
私憾東夷校尉李臻鮮卑索連木津等為臻與義實因
而為亂遂攻陷諸將大單于慕容廆之長子翰言于廆
曰臣聞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
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鱸豈其此
乎監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遼東傾沒乘便
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

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
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
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虎善
之遂誠嚴討連津斬之立遼東郡議曰古人稱始禍者
死謂首亂先唱彼姦雄不逞之輩外託義兵以除逆節
內包虎悖因茲而起皆勤王助順用時取權虎之謂也
後秦之王符生殺害忠良秦人度于一時如過百日權
翼乃說東海王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
無德受殃天之道也一旦有風塵之變非君王而誰神

罷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從民
心志堅然之引為謀主遂廢生立堅為秦王議曰傳云聖
達節次守節不失節仲虺稱惟天生人有欲無主乃亂
唯天生聰明時人有夏昏德人墜塗炭惟王弗逆声色
弗殖貨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殖有礼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許芝曰春秋傳云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
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京房作易
傳曰王者主之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無常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由此現之符堅自立而廢生此聖

人違節以天下為度者也宋孔熙先者廣州刺史默之
子也有姦才善占星氣言江州分野出天子上當見弑
于骨肉及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幽于安城郡熙先謂為
其人也遂說王詹事范曄曰先君昔去廣州朝諍紛紜
藉大將軍深相救解得免艱危曩受遺命以死報德今
主上昏僻殆天所弃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相屬失職
南垂天下憤怨今人情騷動星文舛錯時至則不可拒
此之謂乎若順天人心收慕義之士內連寵戚外結
英豪潛圖搆于表裏疾雷奮于肘腋狀後誅除異義黨

奉聖明因人之望以歸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維以七
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大人謂為何
如曄甚愕然熙先重曰昔毛琢竭節不容于魏武張溫
畢議見逐于孫權彼二人者國之信臣時之俊人豈疵
瑕暴露言行玷缺然後至于禍哉皆以廉直勁正困于
邪枉高行妙節不得以容大人之于本朝不汲于二主
人間雅譽有過于兩臣諛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
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彭城斥逐徐童
見疑彼豈父母之讐仇萬為代之怨尋戈拔棘自幻而然所

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
深廢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不厭是豈書籍遠事可為
寒心悼慄者也今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
比之泰山而去累邪何苦不就且崇樹聖明至德也身
享卿相大業也授命幽居鴻名也比跡伊周美號也若
夫至德大業鴻名美號三王五伯所以覆軍殺將而爭
之也一朝包括不亦可乎又有迎于此者愚則未敢道
嗚曰何謂熙先曰大人奕葉清華而不得連姻帝室國
家作禽獸相處大人曾未恥之嗚門無內行故熙先以

此為激嗚默然自是情好遂密陰謀構矣熙先專為謀
主事露皆伏誅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
據蓋俗之量則閭常均之下其能尊之以道將之以識
作而不失于義行而無犯于禮殆難為乎若嗚等忸志
而貪權矜才以徇逆天方無覺以欲于時及罪暴刑行
父子相哭累葉風素一朝而殞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
具心逆而險此之謂乎周大將軍郭榮奉使詣隋高祖
高祖揚堅時為定州高祖謂榮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纓
紱過藉時來遂叨名位願以俟歸第以保餘年何如榮

對曰今主上無道人懷危懼天命不常能者代有明公
德高西伯望極國華方據六合以慰黎庶反効童兒女
子投坑落阱之言耶高祖大驚曰無妄言族矣及高祖
作相笑謂榮曰前言果中後竟代周室議曰昔武王至
殷將戰紂之卒甚盛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為大以周
為細以紂為衆以周為寡以周為弱以紂為強以周為
危以紂為安以周為諸侯以紂為天子以此五短擊彼
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王無恐且慎所謂大
者盡得天下之人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

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欲所謂天子者
天下相愛如父如子此之謂天下今日之為天下除殘
去賊也周維細曾殘賊一人不當乎武王大喜曰何謂
殘賊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銀綵帛藏之不休此
謂殘也收暴虐之吏殺無罪之人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由此言之苟為殘賊之行雖大亡也故知王者之勢不
在衆寡有自來矣隨高祖崩葬于太陵初疾也璽書徵
漢王諒諒時鎮并州諒聞高祖崩流言揚素篡位大懼
以為詐也發兵自守陰謀為亂南襲蒲州取之諒初反

也王頗說諒曰王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
宜長驅深入直據京師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
據舊齊之地且任東人諒不從其言故敗也司兵參軍
裴文安說諒曰兵以拙速不聞巧遲今梓宮尚在仁壽
比其徵兵東進動移旬朔若驍勇萬騎卷甲宵行直指
長安不盈十日不逞之徒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
城則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鼓行而西聲勢一
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乃親率大軍屯于并界
之間上聞之大懼召賀若弼議之弼曰漢王先帝之子

陛下之弟居連率之重惣方岳之任聲名震響為天下
所服其舉事畢矣然而進取之策有三長驅入關直據
京師西拒六軍東收山東上策也如是則天下未可量
頓大軍于蒲州使五千騎閉潼關復齊舊境據而都之
中策也如是以力爭議曰齊舊境謂北齊時境土也非
今青州之齊地若親居太原徒遣其將來下策也如是
成擒耳上曰公試為朕籌之計將何出弼曰蕭摩訶亡
國之將不可與圖大事裴文安少年雖賢不被任用餘
皆群小顧戀妻孥苟求自安不能遠涉必遣軍來攻蒲

州親居太原為之窟穴臣以為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籌
乃以楊素為將破之議曰初漢王陰謀為亂声言討素
司馬皇甫誕諫曰夫隨據有天下二十餘載非庶又安
難以搖動一矣萬姓厭亂人思安樂雖舜禹更生其望
未從二矣太子聰明神武名應圖讖素曾不得捧轡庸
敢生心三矣方今諸侯王列守州郡表裏相制勢不可
舉四矣以茲四固鎮臨天下得與禍亂未之前聞也漢
王不從故敗由此現之天下無思亂之心土崩之變雖
有吳楚之衆猶不能成而況于公麼乎故先王貽其德

音勤恤人隱者蓋為是也隋煬帝親御六軍伐高麗禮
部尚書楚國公楊玄感據黎陽反李密說玄感曰天子
遠征遼左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
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
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費糧必
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剋計之上也一本云今
車駕在遼未聞斯舉分萬餘人電發捍臨渝閔絕其歸
路不經一月倉廩必竭東拒大靉西迫我師進無所依
退無所據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此不戰而屈人者上策

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若率眾
西入長安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
全之策計之中也一本云自上君臨天下胥怨明公上
將之子恩被黎元長驅入關中策也若隨近逐便先向
東都頓兵堅城之下勝負都未可知此計之下也一本
云樊子蓋不達大體姦謀雄斷據全周之地恃甲兵之
強君之則不來攻之則不陷頓兵守城之下外無同力
之師攻洛陽下策也玄感利洛陽寶貨曰公之下策我
之上策也遂圍之玄感失利胄潰王師追斬之議曰玄
感之反也太白入南斗諺曰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由是天下持兩端故三略曰放言過之裴子野曰夫左
道怪民幻挾罔誕足以動眾而未足以濟功今以諺現
之左道可以動眾者信矣故王者禁焉李密乃亡歸翟
讓議曰太公稱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
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呂氏春秋曰庖人調
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人矣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
則不可為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利以封天下
之賢者故可以為伯王若使伯王之君誅暴而私之則

亦不可以為伯王矣由是現之夫與之為取政之賢也
今玄感利洛陽寶貨安得伯王之事哉隋煬帝初猜忌
唐高祖知之常懷危懼唐公為太原留守煬帝自遼東
還徵唐公詣行在所時遇患不瘳未得時謁唐公外甥
王充選後宮煬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甥以實對帝曰可
得死否高祖知之每懷危懼也為太原留守以討擊不
利恐為煬帝所譴甚憂之時太宗從在軍中知隋將亡
潛圖義舉以安天下乃進曰大人何憂之甚也當今主
上無道百姓愁怨城門之外皆以為賊獨守小節必旦

暮死止若起義兵實當人欲且晉陽用武之地足食足
兵大人居之此乃天授正可因机轉禍以就功業既天
與不取憂之何益高祖大驚深拒之太宗趨而出明日
復進說曰此為萬全之策以救滅族之事今王綱弛紊
盜賊遍天下大人受命討捕其可盡乎賊既不盡自當
獲罪且又世傳李氏姓膺圖籙李金才位望隆貴一朝
族滅大人既能平賊即又功當不賞以此求活其可得
乎高祖意少解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道理今日破
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於是定計乃命太宗

與晉陽令劉文静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募兵旬日之間衆且一萬斬留守副王威高君雅以其詭請高祖祈雨于晉祠將為不利故也用裴寂計准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以安隋室傳檄諸郡以彰義舉秋七月以精兵三萬西圖關中高祖杖白旗誓衆于太原之野引師即路遂亡隋族造我區夏晉陽令劉文静嘗竊現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于漢高神武同於魏帝年雖少乃天縱也後文静為李密親戚被禁太宗陰有異志入禁所看

之文静大喜亦覺太宗有非常之意因歎曰天下大亂非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知其意報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文静起拊曰久知即君乃潛龍也今時事如此正是騰躍之秋素稟膺籙之資仍懷撥亂之道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静知攀附之所太宗喜曰計將安出文静對曰今李密長圍洛陽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以千萬數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定也今并州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静為令數年

知其豪傑一朝嘯集立地可數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
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閔號令天下不盈
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卿言善合人意于是部署賓
客陰圖起義高祖乃命文靜詐為煬帝勅發太原鴈門
馬邑數郡人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以歲暮集涿
郡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又令文靜與裴寂詐作
符勅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而起改
旗幟以彰義舉又令文靜連突厥突厥始畢曰唐公舉
義欲何為也文靜曰文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因致斯

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欲廢不當立者願
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
突厥始畢大悅即遣兵隨文靜而至兵威益盛矣由此
現之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所
以王者必通三統明天明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昔孔
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淮將于京喟然歎曰富貴無常
不如是王公其何以勸勉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曰安不亡危存不忘亡是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知惧而思誠乃有國之福者
矣

時宜第二十一

夫事有趨同而勢異者非事詭也時之交耳何以明其
 然耶昔秦末陳涉起蕲兵至陳之豪傑說涉曰將軍被
 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
 涉問陳餘張耳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賊今姓至陳而王之示天下以
 私願將軍無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
 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
 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及楚漢時酈食其為漢謀撓楚

權曰昔湯代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
 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亡六國之後使無立錐
 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陛下德莫不向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面
 稱伯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張良曰誠用客之謀陛
 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因發八難其略曰昔者湯伐
 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
 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褒賢者之

閭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民
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
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武今陛下能偃武
脩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四也放馬華山之陽示無所
為今陛下能放馬不復用乎其不可五也休牛桃林之
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夫天
下遊士離親戚弃坟墓去故舊從陛下者日夜望咫尺
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餘無復立者天
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與誰取天下

乎其不可七也且楚唯無強六國者去復撓而從之唯
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從之也陛下安得而臣之哉其
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則大事去矣時王方食吐哺罵
鄢生曰豎儒幾敗我事趣令銷印此異形者也荀悅曰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
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勢進退之
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者三術
不同也初張耳說陳涉以復六國後自為樹党鄢生亦
用此說漢王所以說者事同而得失異者何哉當陳涉

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
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力能率從六國如秦之勢則不
能矣故立六國于陳涉所謂多已之党而益秦弊也且
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士也所謂取非其有以德乎人行
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
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此事同而異形者也七國時秦
王謂陳軫曰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曰救之使或曰勿
救便寡人不能決請為寡人決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
虎館監子止之曰西虎方食牛之甘必爭之必鬪之則

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虎之名今韓
魏相攻暮年不解必是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
舉必有兩實此卞莊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果如是言
初諸侯之畔秦也秦將章邯圍趙王于鉅鹿楚懷王使
項羽宋義等北救趙至安陽今相州安陽縣也留不進
羽謂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
蝱蝱喻秦也蝱喻章邯也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
力與章邯即戰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

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鬪秦趙夫擊
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羽曰將軍戮力而
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半菽士卒食蔬菜以
菽雜之半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
與并力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
勢必舉趙之舉而秦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不安
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
而徇私非社稷臣也即夜入義帳中斬義悉兵渡河沉
舟破釜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大破秦軍此異勢者也荀

悅曰宋義待秦趙之弊敵与下莊刺虎事同而勢異何也

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
立其來久矣一戰之勝敗未必以亡也其勢非能急于
亡敵國也進則乘利退則自保故畜力待時承弊然也
今楚趙新起其力与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机呼吸成交
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事同而勢异者也韓信伐趙軍
井陘選輕騎二千人之持一赤幟從間道昇山而望趙
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
漢赤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涪水陣平旦信建大将之

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以于是信弃旗
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空壁爭漢旗鼓
逐韓信韓信等已入水上軍二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
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
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漢
赤幟而大驚以為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
斬之不能禁也于是漢兵乘擊大破之虜趙軍諸將効
首虜皆賀信因問曰兵法皆右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反
背水陣狀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

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
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
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又高祖劫五諸
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與漢大戰睢水上
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此異情者也荀悅
曰伐趙之役韓信單汲水而趙不能敗何也彭城之難
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也
趙兵出國近攻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深懷內顧之心不
為必死之計韓信孤軍立于水上有必死之計無生慮

也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制敵入國飲酒高會士衆逸
豫戰心不同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
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以決一旦之命此漢
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
項羽選精兵以攻漢而漢王以懈怠之卒應之此事同
而情异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安不可先圖與時迁移
應物變化計策之機也漢王在漢中韓信說曰今士卒
皆山東人跋^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向可以爭天下後漢光
武比至^蒯聞邯鄲兵到世祖欲南歸召官屬計議耿弇

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
郡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
世祖官屬不從遂南馳官屬^皆分散議曰歸師一也或敗
或成何也對曰孫子云歸師勿遏項王使三王之秦遏
漢王歸路故鋒不可當又孫子稱諸侯自戰其地為散
地光武兵從南來南行入散地所以無聞^門志而分散也
故歸師一也而一成一敗也後漢李儻等追困天子于
曹陽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
播越宗廟殘毀現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

憂在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
駕即宮鄴都扶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
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權不失机功不戢速願
其圖之紹不從魏武果迎漢帝紹遂敗梁武帝蕭衍初
起義杜思冲勸帝迎南康王都襄陽正尊號帝不從張
弘策曰今以面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鄴下
前去為人所使此使歲寒之計耶帝曰若前途大事不
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之受
人處分于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不從遂進兵剋

建鄴而有江左議曰挾天子而令諸侯其事一也有以
之成有以之敗何也對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肆
行克暴繼體不足以自存人望所歸匹夫可以成洪業
夫天命底止唯樂推有自来矣當火德不竟群豪虎爭
漢祚雖衰人望未改故魏武奉天子以從人欲杖大順
以令宇內使天下之士委忠霸國圖傳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斯之謂矣齊時則不然溥天思亂海水羣郡飛當百姓
與能之秋屬三靈改卜之日若挾舊主不亦違乎故傳
訖長弘欲興天之所懷而美蔡墨雷乘乾之說是以其

事一也有以之成有以之敗也此情與形勢之異者也
隨時變通不可執一矣諸葛亮曰范蠡以去貴為高虞
卿以捨相為功太伯以三讓為仁燕噲以辭國為禍堯舜
以禪位為聖孝哀以授賢董為愚武王以取殷為義王莽以奪漢
為篡桓公以管仲為伯秦皇以趙高喪國此皆趣同而
事異也明者以興治暗者以辱亂也

